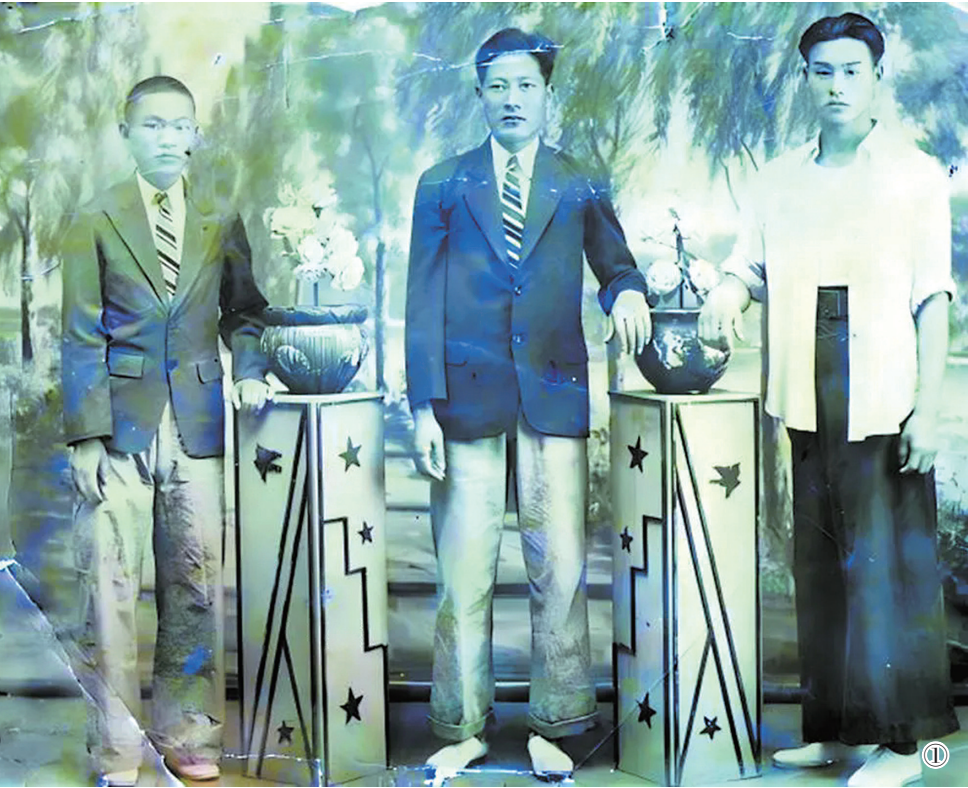


独家报道

那些鲁西平原的江米人儿民间艺人,近的在济宁、徐州、济南一带,远的去了开封、郑州、苏州、南京、上海,最远的去了关东,到了海参崴,下了南洋。1938年,一群沦为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下的铁矿劳工的“面人郎”,组织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大罢工——

马来西亚铁山:山东面人郎点燃的抗日烽火

图文 孙现富



铁山远不远? 远! 远在南洋天边;
铁山近不近? 近! 天天挂在娘心里。
铁山,原本不是一个地名,因为龙运铁矿而得名。它位于马来西亚的永平县,曾经是马来西亚最大的铁矿场。抗日战争时期,一群来自山东菏泽解元集的“面人郎”,在这里点燃了一场大规模抗日烽火,组织了一次震惊中外的大罢工而被载入史册,英名颂扬。

—

解元集村是一个坐落在鲁西平原上的古老村庄,光姓氏就有30多个。民谣说“王张杨侯范任刘,两常一段七八李”,就是村上主要姓氏及源流的概括,这里还是菏泽面塑艺术的发源地。

面塑,又称捏面人,是用面粉、糯米面等原料,制作成各种人物或动物形象的民俗艺术。捏面人的人,又被称为“面人郎”。当年,为了养家糊口,这里很多面人郎担着挑子,四处闯荡。近的去济宁、徐州、曲阜、济南、德州,远的去了开封、郑州、苏州、南京、上海,最远的去了关东,到了海参崴,下了南洋。

“只为谋生故,含泪走四方。大雪下关东,六月出南洋。走遍天下路,何处是家乡?”这首民谣是当年面人郎艰辛讨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
常天绪、李俊兴是村上最有名的面人郎。20世纪20年代末,他们听说南洋捏面人容易赚钱,就邀着村里十几个伙计,一起挑着担子漂洋过海,来到当时马来半岛的东海岸丁加奴(今马来西亚登嘉楼)。

当时的丁加奴,属于英国的保护领地,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,一直被日本人统治。不过,这里华人众多,善于团结,当地气候又湿润温热,给捏售面人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。加上山东人勤劳朴实,很快就在南洋岛国站稳了脚跟。尤其是常天绪,生性豪爽,为人仗义,传授面塑技艺结交了很多朋友,有的还是马来西亚的高官和社会名流,在当地混得风生水起。

1933年,常天绪不再满足捏面人,经过朋友推荐,他在马来亚创办了自己的天绪公司,从“面人郎”转行成为龙运铁矿的矿区工头。自己的生活无忧了,但家乡的父亲乡亲还吃不饱饭啊! 常天绪夜不能寐,一心想着如何

帮助家乡。

他想到了回乡招募工人,毕竟当工人比走街串巷挣钱多、来钱快。在《山东省志·侨务志》大事年表中,有这样的记载:1933年,常天绪两次回山东菏泽老家招募工人,其中在菏泽、定陶招工500人,在河南、河北邻山东地界招工320人。

听说常天绪回乡招工,村人纷纷报名,第一次就有70多人跟他下了南洋。他们中有常天绪的堂兄弟,有他的族人,还有后来回国直接参加抗日斗争的段振东、段振民、李兆谱、王林瑞、王兆年、王福安等人。

资料显示,当时,龙运铁矿雇有华人劳工2700多人。其中,山东籍就占了近三分之一,还多是菏泽籍。

二

龙运铁矿是日本帝国主义20世纪30年代在马来亚经营的规模最大的矿场,由日本政府直接控制。当时估算,这个铁矿日产铁1000余吨,年产量约40万吨,平均每周装3艘大型货轮运往日本本土。

1937年卢沟桥事变,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听说自己开采的矿石被日本人运回去制造武器,用来杀害中国人,长期被日本资本家压榨盘剥的菏泽劳工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愤怒,纷纷表示“从此誓与敌人完全断绝关系”“不再供敌利用”。忠厚善良的面人郎其实不“面”,一旦斗志被激发,必将激荡出磅礴的力量。

在解元集龙运铁矿抗日大罢工纪念馆,可以看到菏泽劳工在1938年《南洋日报》上刊登的罢工启事:“自去年七七事件发生以来,天绪等不即觉悟犹为敌采运军火原料助长敌人凶焰,抚心自问,愧悔无比,现全部工友截至二月二十八日均已离山,而天绪等对于包工之事亦均宣告结束,从此誓与敌人完全断绝关系,以后更各洗心革面,不再供敌利用,倘有违背所言,愿受我政府最严厉处分。谨布衷曲,伏希鉴原为幸……”虽然纸页泛黄,字迹模糊,仍能感受到不屈的精神和抗争的力量。

嗅到异常的日本资本家,先是进行利益诱惑,将日工资由原来的三四角钱提高到二

三元钱,但劳工们没有动心。资本家见软的不行,又来硬的,在矿区增加矿警和监工,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阻挠和镇压。劳工毫不畏惧,激起更加昂扬的斗志。在常天绪的带领下,常合民、段振民、段振东、李兆谱、王林瑞、杨鸿友、常朝贵等人,都成为串联罢工的主要骨干。

杨鸿友的儿子杨守林回忆,当时,父亲他们利用班组长的身份,分头深入矿工之中,一边宣传抗日救国道理,一边组织矿工暗中进行破坏行动。他们将棉纱偷偷缠进机器里,将设备零件拆掉扔进山沟,迫使机器不能正常运转。

罢工前一天,矿区又发生一起残害华人劳工致死事件。菏泽的劳工愤怒了,联想到日本鬼子霸占了东北,还把战火引到鲁西南,在家乡的土地上杀人放火,无恶不作,他们决定除掉那个平日作威作福的日本监工。

常合民假装套近乎,分散那个家伙的注意力,段振民则悄悄绕到他身后,趁其不备,用手中的铁锹直击后脑勺,那个日本监工哼都没哼就见了阎王。工友们见状,七手八脚,把尸体直接扔进车厢,随着一车矿石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1938年2月28日,声势浩大的龙运铁矿大罢工爆发。愤怒的菏泽劳工点燃了厂房,砸坏了设备,提着棍棒和铁锹,与日本监工打在一起。那些平时为非作歹、肥头大耳的监工哪是劳工的对手,很快被打得四处逃窜。混战中,菏泽劳工高喊着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“我们不当亡国奴”的口号,很多人还脱掉身上的工作服,扔掉鞋子,表明对日本侵略者的憎恨。

罢工当天,常天绪带领公司的1000多名劳工全部离矿。龙运大罢工迫使铁矿和日本军火工厂停工,给了日本帝国主义沉重打击。这次罢工震动了世界,各国通讯社纷纷发出电讯,称这是中国人最伟大的爱国行动。

三

“小枣树,弯又弯,背起包袱上铁山;铁山远,铁山行,铁山留下我儿名……”

这是面人郎李本化、李本纯的娘晚年经常吟唱的一个小调。当年哥俩和常天绪一起去马来亚艺,从此再也没有回来,铁山成了母亲一辈子的牵挂。由于思儿心切,老人晚年处于疯癫状态。但老人始终记着儿子,念着铁山,直到死她都没有再见到儿子一面。

和李本化、李本纯一样,客死南洋的还有王贵玺,他是在罢工战斗中不幸身亡的,被工友埋葬在了铁山脚下。离家时,他的孩子还小,现如今他的孙辈们也已是耄耋老人。李保珠,在大罢工中身受重伤,被送往医院后下落不明。铁山留下了太多悲戚,也成为很多人心中永远的痛。村上的老人说,解元集还有十几个客死海外的面人郎,他们甚至连名字都没留下,村里人只知道他们当年的姓名。

有斗争就有牺牲。一边是自己的饭碗和前程,一边是民族精神和大义,解元集的面人郎选择了后者。“国家都没有了,再饱的饭菜也不香”,他们宁愿把死和苦留给自己,也要为国家、为民族争口气。

龙运大罢工后,很多面人郎失去活计,没



曾经有个教师梦

罗宗

少时我便梦想教书。

我的家乡蜷缩在贫瘠的山坳里,父亲那年逾五十,竟做起牛贩生意,可惜父亲不是经商之才,牛贩不久便破灭了。又尝试做木材生意,同样无果而终。

母亲不识字,却比谁都明白读书的意义。她去县城当保姆,每月回来一次,总会摸摸我的头说:“好好念书”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,考中专成了农村孩子的出路。我决意报考师范,可惜英语物理如拦路的虎,我选择了留级。

初三下学期,留级生一律不得报考中专,我失去了梦想。后来我参军了,因写得几篇文章,被安排做宣传工作。转业后分配到报社。家人的二哥也央求我母亲织一件同款,上好毛线共买了十团。母亲用了六团,四天就织完了。把毛背心和剩余线团送去,二哥

不翼而飞的毛线

蔡随芳

我父亲在部队复员后,被安排在外村教书。教师比庄稼人穿着要体面,这也是我母亲学织毛衣的初衷。当父亲穿着毛背心儿出现在村子里,收获了许多艳羡的目光。

家门的二哥也央求我母亲织一件同款,上好毛线共买了十团。母亲用了六团,四天就织完了。把毛背心和剩余线团送去,二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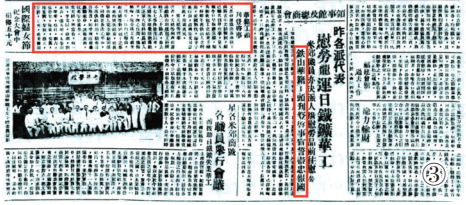
了收入来源。常天绪因为组织大罢工被日本人追杀,只好带着家人逃到吉隆坡。其他人跟随着南侨总会派出的船只去了新加坡,他们没有悲观,在当地重操旧业,还在陈嘉庚的组织下进行过义卖,将捏售面人挣的钱支持抗战。

有一部分面人郎历经磨难回到祖国。离家时两手空空,回家后一贫如洗。但他们的内心多了几分坚强,思想有了进步。段兆瑞的儿子段德法回忆:“我父亲回来时,就带回来一张破烂的麻袋子子。他对家里人说,听了爱国华侨的宣传,都把钱捐给了华侨组织,以支持抗战,就是要把鬼子赶出中国去。”

常合民、段振民、段振东等20多名面人郎,在经历龙运抗日大罢工战斗考验后,回到祖国就加入了党组织和八路军,直接参加抗日斗争。解元集村史资料显示:据不完全统计,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,解元集先后有30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,近百人直接或间接参加了革命活动,13人为革命事业献出宝贵生命。

沧海桑田,英名流传。铁山虽远,但那场熊熊燃烧的抗日烽火,在历史的长河里永久灿烂。铁山,蕴藏着不屈的钢铁意志,更饱含着浓浓的家国情怀。

- ①解元集村人常合民、常天增、任冠禄在南洋时的合影
- ②菏泽劳工在1938年《南洋日报》上刊登的罢工启事
- ③《南洋商报》刊登的铁山华籍工头刊登启事宣誓尽忠报国相关新闻
- ④解元集村人任冠禄参加龙运罢工后的归国证明
- ⑤面塑作品



不肯收多出来的毛线,还在村里打开了广告。

陆续有人上门预订毛衣,也都把多余的毛线作为报酬。几个月的时间,母亲攒下了半木箱五颜六色的毛线团。计划给家里每个人织一件杂色毛衣,作为过年的新衣。

可等母亲闲下来,樟木箱子却空空如也。父亲周末回来,才刚过身支支吾吾地说:“我跟学生们说,谁学习进步我就奖励谁。可家里实在找不到可以做奖品的东西,就用了你攒的毛线团。”

教我写作的老师

高新刚

我之所以能在教学之余动动笔墨,偶尔在报刊上露露面,多亏了学生时代的两位语文老师。

一位是小学和初中的李庆桢老师,他的学历仅是高中,但书法堪称一绝,还有一绝便是妙语连珠,出口成章。

我的作文渐渐成了李老师课上的范文,我也成了教室后面《优秀作文栏》的常客。再后来,李老师又把我的作文抄在村子中心操场南面的那块黑板上。

1978年,我遇到高中语文老师张庆春。老师让我们写《家乡景物记》,我的作文被选作范文那天,校领导和老师们都来了。我朗读作文时,虽不免紧张,但心里充满了喜悦。

考上大学后,我又成了班里第一个在国家级报刊上发表文章的学生。1983年我大学毕业回到高中母校,成为语文教师。张老师依然在这里任教,他是我永远的老师。

小时候的乡下,最上档次的娱乐是看电影。有谁路过或听说哪个村放电影,都想尽办法广而告之全村人。有时三五成群,有时四五十人结伴步行去看,虽然很多次跑几十里的路,赶到之后,电影却结束了,连一句“今晚电影到此结束,明天放映地点某某村”的结束语也没听到,但能近距离注视着放映员倒片子,收拾放映机器。运气好的时候,还能捞到一小截被剪掉的废旧电影胶片,宝贝似的拿回家,用手电筒往墙上照,重复几十上百次,都会有人央求着你看,便没有了看电影扑空的遗憾了。

看电影扑空最多的村距我们村23里地,因为不属同一个县,互相之间攀亲的也很少,但偏偏这个村隔三差五就放一次电影。小伙伴们实在找不到看电影的地儿,就摸着石头过河去碰运气,但好多次都是昨天有电影,今天嘛没有,只好打道回府。来来回回,再加上沿途走走玩玩,步行五六十里路不在话下。回到家的时候,天上的月亮已换了东西位置。

电影没看上,回家的路就显得特别特别远,也没有了来时的幻想和期盼,累和沮丧总在身边环绕。几个领头的一合计,就吵吵着带大家把气撒到路上。这边扳两根萝卜,那边揪两根蒜苗。赶上茬口,沿途新栽的一排排杨树苗就成了出气筒,劲大的一人能扛六七棵。树坑里新浇过水的土还没结实呢,一只手就能拔出来。

几十号人,路过一些生产队菜园子,守园人时常手握钢叉站在路旁警戒,但从来不敢多说一句话。对方心里明白,让我们知道这里有人看园就行了,不能急了。这帮天不怕地不怕的小牛犊,不然,挨揍一顿也找不到谁揍的。

看电影的队伍也有规矩,比如,大小的孩子不能带着,小女孩不能跟着,喜欢向大人们告状的孩子也不能搭伙去……当然会有麻烦。特别是路远的放映点,一定要想办法把那些累赘甩掉。有时候遇到难缠的主儿,要周旋一两个小时才能走成。

那时候的孩子,没有时间概念,成天玩得天昏地暗,除非家长沿街寻找喊吃饭才着家。虽然吃的多是粗粮咸菜,但浑身有天生使不完的劲儿,很少有喊累的。不管到哪里去,一律是步行,一路小跑的那种,即便累,也是一天到晚满脸带笑地快乐着。

那时不时兴出门打工,在漫长的冬季,大人们也是闲得骨头架子疼。时间长了,他们也入伙,随我们这些小孩子,挨个村转悠着看电影。要么连续好多天看的片子都一样,要么就扑空,但他们却乐此不疲地学着我们,争先恐后路着小碎步,哼着小曲儿赶路。半途谈崩了,也会动手互摔几个跟头,但还没到家就和好了。

这么多年过去了,那句“今晚电影到此结束,明天放映地点某某村”的失望和希望,时常萦绕在心间,犹在昨日。

中国节气

白露未晞

绽莉

清晨,没被闹钟叫醒,却被一阵窗缝透进的凉意喊醒了。

光脚跳下床,地板的凉从脚心一直蹿到头顶,一个冷颤,彻底清醒了。拉开窗帘,四周很安静,天色是鱼肚白与靛蓝交融的混沌,半开的窗户是那阵凉意的源头。

阳台那盆薄荷,精神抖擞,像个刚洗漱完毕的少年。一夜之间,叶子竟被露水细细地镶了一圈银边。那些水珠,不是雨后那种大滴大滴的,而是一颗颗独立又饱满的圆。它们缀在边缘的锯齿上,宛若一串串碎了的星光,每一颗里,似乎都藏着昨夜完整的月亮。

我凑得很近,几乎能闻到水珠里沁出的,混着泥土气的薄荷清香。最诚实的信使白露,不敲门,不言语,把秋天的晶莹,都凝在了一片片叶子上。

伸出食指,轻轻触一下最大一颗露珠。它没有立刻碎裂,而是在指尖上弹润地滚一下,才簌地一下,化作一片冰凉的湿润。那一刻,世界安静得只剩下这颗露珠。

小时候在老家,白露前后的清晨,总是被母亲从被窝里拽起来,跟着她去园子里割薄荷。那薄荷满地都是,稠密密的绿叶上,积满了厚厚的露水。裤脚很快就湿透了,冰凉地贴在皮肤上。母亲却笑我的抱怨,说:“露重才好呢,香气更浓郁。”她随手拽了一棵带露的薄荷给我,清清凉凉的香味,便顺着指缝往外冒。

回忆从眼前的露珠里回过神来,天光已大亮。楼下早餐店的豆浆和油条香气袅袅地飘上来,实实在在的人间烟火。

太阳升起来了,晨光穿透薄雾,照在阳台上。薄荷叶上的露珠变得晶莹,像一颗颗闪亮的碎钻。很快,它们就被阳光带走,等待下一个夜晚,再重新凝聚。

虽然,我们也要被生活的露水打湿,但也能在不经意的瞬间,邂逅一抹清凉,在疲惫里看到一点光亮。

我摘下一片薄荷叶,放到鼻尖,熟悉的香气袭来。露水已不见了,但它的清香和凉意留了下来。

或许,白露的真意,不在于看见露,而在于感受露珠虽小却承载着自然与生命的重量。当我们真正感受过这生命之美,才懂得每一个被阳光照耀的、轻盈的清晨,是多么值得珍惜。

■苗青 摄影

